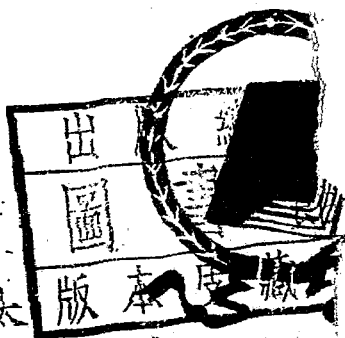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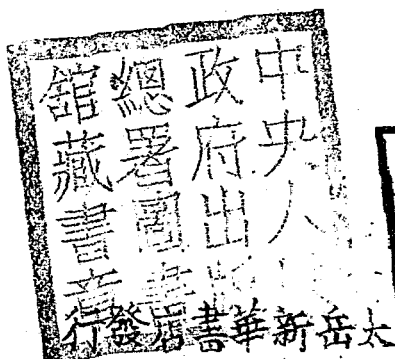


苦日的子

了結完算

—— 冊二第集選藝文



116
I2467
195

了結完算子日的苦受

冊二第集選藝文



3 1774 8850 3

行發店書華新

36097

版年

文藝選集第二冊目錄

受苦的日子算完結了.....	圖畫(一)
書人兒.....	⑤ 孔厥(八)
劉雨霖配嫁.....	王朗超(一六)
衛生組長.....	葛洛(二二)
向空中發誓.....	圖畫(三二)
魏媽媽.....	方超(三七)
歸來園園.....	楊勁(四七)

受苦的日子算完結了



咱六歲上沒有媽，十一歲上死了爹，家裏姐妹兄弟，甚也沒啦。就剩下我這個少娘沒老子的孤兒。就這樣無依無靠的孤兒吧，有個好婆家也算事，可是就這個好婆家都沒個下呀！真是一頭沒有一頭驢！

問婆家的那時分，一來是咱年歲小，二來是那會兒的世事和如今不一樣，你心上不覺意，嘴裏也不敢講，由我大一個人作主，他說怎着就怎着。到人家說成了，送了定婚財禮，我伸（往）到婆家裏去，媳婦才傷心的告給我說：「大的飢荒（債）逼的沒法，那年你媽給了人家商棺材，二三年了沒錢給人家。你大才把你七十塊洋錢問出去的。」我一聽到真是心痛死了。一直哭了三天，眼窩都哭腫了。問大，大說：「我有甚辦法呢？你要賣房賣地開饑荒，咱這家子人到野地裏伸去呀！紅紙白洋說定的，穿了人家的，用了人家的，你哭有甚麼用呢？」真的，我想了下大的話，「光哭有甚麼用呢？用了人家的，穿了人家的。」這倒把你的嘴堵死了，你還說什呢？還能和如今的人似的，講「對象呀」「自由呀」的麼？……什話也不能說了！

到我十一歲上那年的夏裏，大得了個「出水」病，就「老山」了。這下：我可算成

了個天不管，地不開的孤鬼了！沒有辦法，「拆撈」的賣了幾塊地，把大壩了，我就伸着腿進家裏去。依我老爺的意思，是要把我送到婆婆家去，可是我姥姥就不樂意說：「孩兒這麼猴（小），針綫雜飯，一竅不入，送到人家叫挨打去呀？」依了我姥姥，在她家裏又伸了三年，到十四歲上，當了小媳婦。

婆婆家合共四口人，公公是個老實疙瘩；家裏什事都不管。天天只知道抗上轅頭開地。婆婆可就不是這號人了。家裏的人怕她倒不說，在村裏，人家都吼（叫）她是「母老虎」。她臉上有幾顆白麻子，眼窩深深的，大大的，眉毛又黑又粗。時常總是把臉皮一放，「黑裡」（可是）怕人子哩！吼人時那付「埋人」嗓子，真能把你嚇的丟了魂。我男人呢？是個「浪蕩」鬼，愛穿好的，愛吃好的，死懶怕動彈，鋤把、鋤把，他都不抓，像個游民似的，一天價串門子。可是老倆倆，就連句重話都不說。一輩子就這麼一個寶，嬌的要幹什，就幹什哩。我到他家裏合共伸了三年，沒有好活了一天。整天家起來，不是婆婆捲（罵），就是兒子打，飯做的多了，媳婦的過，打了碗，媳婦的過，雞丟了蛋，媳婦的過……沒有一件壞事，不是媳婦的過。你只要稍微做錯一點點「營生」，只要婆婆捲上一句話，那兒子的鞋底，立馬就打到臉上了。有時分，把麻繩扭住，沾上水打哩，怕村裏人知道了，黑夜門上門打。真是打的你七死八活，身上紅一塊，青一塊的。有時我半夜裏傷痛的睡不着，就想起了「上吊」「喝洋烟」，可是又想了下，死了還不是苦了自個。

「受的牛驢的苦，吃的豬狗的食。」院裏還黑黑的，天上的星星都沒落盡，就得爬起來。先担上一甕水，以後，就是做飯，蒸鍋餲和山藥蛋，這天天做的飯，都得問了養

婆才敢做。飯搭上了，就一個人到院裏圍磨去。夏裏還好，到冬裏碰上那鬼抽筋的天氣，真能把人凍死。手脚都凍硬了，還是一個人圍到底。婆婆可還常捲我說：「比驢都好（懶）！」

收拾了磨，把飯撈出來，一碗一碗的端到他們的手裏，他們在炕上吃着，自己在鍋頭站着。一直等的都放下碗，我才敢吃。吃了第一碗就心第二碗。把杓子一下到鍋裏，婆婆的眼窩就一下死盯住，嚇的慢慢的在上面劈上些湯。清流流的喝上兩碗，婆婆說：「不吃了給豬倒上！」我那敢說吃呢？肚子裏餓，口裏不敢說，「剗」半鍋子飯，全喂了豬。

喝上兩碗清飯，我就得上地去。到落陽婆（太陽）回來又是兩碗清飯，餓的黑夜睡不了覺。婆婆還到村裏說：「我家媳婦子，吃的比豬還多，可是養活不起了！」

有一遍：「貨郎子」來了，趁着婆婆不在家，我就拿雞蛋換了三個針，回來叫婆婆知道了，給他兒子一翻，說：「這件子貨，咱家裏伸不了。再伸三年，把家當都能糟塌完，高低死了吧，死了那裏還問不下她這件子貨，七十塊錢，又是一個。」這下，把她兒子的火錢點着了，門背後摸出「泡桿」來就打。打的我直躺了三天沒有喝一口水，婆婆還說：「你還睡，死了給一塊墊席捲去。」

又一遍，是我坐月子的時候，她捲（罵）的非叫圍磨去不行，剛到磨上圍了兩圈，肚子痛的「可底」不成了，這才回到家裏上了炕。

你想：十冬臘月坐月子，家裏不給生火，它是個大石窖，好人肥，凍的怎能伸住呀！一天家，我凍的兩條腿在炕上暖不過來，後來村裏人看不過眼，說的才給我歇了一歇

月子裏，沒人伺候，親沒親，姑沒姑，就是個姥姥，上了年紀的人，來伸了三天，伺候的我下了炕，就走了。一直，自個鬧，自個吃，婆婆連看一下都不。每天是用清水米湯，人常說：「引孩老婆，一頓吃一鍋。」我就飯都吃不飽嗎，還比人家坐了月子，還這吃那的。
有一天前四點，我餓的實在不行了，跑過去挖了半碗高粱麵，喝了點拌湯，叫婆婆知道了，說我偷吃。她兒子一頓差打死。那鞋底，打的我眉腫眼胖，躺的炕上，小孩也沒奶了。不到十天，孩兒死了。我哭我的孩兒，婆婆捲：「有本事，把孩兒『投待』大，哭頂屁的用嘞！」

在這家裏，「刻打」的我連一陣都不能伸，挨打的次數，數不清！

說穿衣裳吧，三年沒穿過一寸新布。都是人家穿了頭道，我穿二道，拆洗、補釘，年年都是這樣。

大前年四月裏，咱村裏成立了婦救會。咱整天家像坐牢一樣囚在家裏，怎能知道呢？縣上一位曹同志到我家裏走了一回，我才知道有了婦救會。說是「爲了抗日，解決咱們婦女的痛苦。」她問我願意不願意參加？我那裏敢說呢？心裏想參加，口裏不敢講。後來她又說：「你參加吧，就把你的名子寫上。婦救會，能給咱們婦女解決問題，你家裏不是老「刻打」你嗎？你參加了，咱們替你解決，想辦法。」一頓把我說的心開了，可是又怕婆婆知道了挨打，到底是參加呀不參加呀？想了好半天，才打準主義說：「參加！」

後晌婆婆回來知道了，從院裏一直捲到家裏，說：『造反了，想上天了，你再敢和那賊子在一塊，把你的小腸給打斷哩！』夜裏，她兒子趕集回來，叫她一翻，起先沒言傳，到睡覺的時分等我脫了衣裳，把門一門，拿起鞭桿子就是打。那陣，我也不知怎的，和往常不一樣了。心裏想：『反正是個挨打，咱們就打。』他剛打了一鞭桿，我就一撲爬起來和他幹。他看着沒辦法了，吼他媽。婆婆跑過來，兩個人把我綁住，放到地上，怕我叫，口裏塞上棉花，直打了個七死八活。我人事不省的一下昏過去了，不知第二天又活了，渾身痛的像抽了骨頭一樣。一早，連飯都沒吃，我跑去找縣上來的曹同志：正好，那天曹同志準備到我們村裏來開會。我對曹同志哭，把衣裳脫了給她看。曹同志一看，氣的把手往桌上一拍，說：『這還了得，走，到村公所去！這簡直沒人活的路了嘛！』

我和曹同志相跟上回到村裏，見我婆又哭又捲（罵）的鬧開了，說：『你們這孽障子……把我媳婦引壞了……把你們祖宗都×死的……』村裏人不理她，曹同志也沒管她，先開了個婦救大會，決議把她家兒子送到區上去，我也跑到區上，過了一堂，罰他坐半個月禁閉。區長說：『這回你是頭一次，下回你再打她，可就不行。』從這回以後，他們害怕了，說是我有了作主的人，只敢捲，不敢打了。

第二年臘月裏，我當了婦救會的宣傳。開了幾次會，我也懂得婦救會是幹甚的了。回到家裏，他們捲我，我也敢回嘴了，反正我總記住曹同志的話：『婦女不能受壓迫，如今的社會，是男女平等的，要提高婦女的地位，不準打罵婦女，婦女不能做牛馬奴隸。』這下，我心裏可有了底，過去像個瞎子，給人當了半輩子奴隸，而今可不能受壓迫。

了，胆子慢慢的變大了。

過年的那幾天，家裏的一條大犍牛死了。婆婆一口咬住說我給牛槽裏放上針，故意把牛害死的。婆婆不敢打我，兒子又把我打一頓，說：『去吧！找你的娘老子去吧！』第二天我到婦救會說了下，又跑到區上。一進門，區長知道我挨了打了。他說要給我們調解，我說：『不能，他家的飯我吃夠了，他家的路，我走盡了，區長，我再在他家俸，連命也保不住了。』聽了我的話，區長就寫信叫我男人。犯他叫來，在禁閉室裏押了一夜。區長問他：『你爲甚不聽話還要打婆姨呢？你知而今不是打婆姨的時候嗎？我上回不是和你說不能打了！』他氣也不出。我問他：『你打我有什理由，在這兒齊說，我給你說，我是不回你家裏去了。再叫你媽用七十個洋錢與你買去吧！』

『你婆姨要給你離婚，有什意見？』區長勸他，老半天，他咕咕呼呼的說：『離婚嘛！』我馬利接過去說：『那就對，你只要同意，明今天就離。』最後，他同意了，區長告我們說：『你們先各回各家去，離婚證領下來，就離是了。』

罷罷罷，這才算飛出那『埋人』家！受苦的日子算完結了！

如今我找的这个對象，雖說是個受苦漢，可還多少識幾字；年時，全村的人選他當農會秘書，幹了一年，縣上的同志和他說：『你這個人很負責，好好的幹吧，有希望！和你婆姨一樣。』這麼說他，我也覺得心裏暢快。婆夫倆都在村上幹工作，跟前又有個孩，而今的日子，過的才撒落哩。

年時，我也解決了幾樁婦女問題，我心裏明白，自個受了半輩子罪，還不清明，別人說挨打，自己就知道肉痛。又想起曹同志說的話：『咱們這輩人受了苦，別叫後世的

人再受苦；先頭的人受了苦，別叫後頭的人再受苦。婦女求解放的這條路兒，可是長哩，這就和修路一樣，想走好路，要下上苦，一鏟一鏟的修路才能成功。而今我們要走婦女解放這根新路，就要我們婦女們下苦，你說對嗎？」

苦人兒

孔厥

同志，跟你拉拉話我倒心寬了，我家姓把房根子緣由盡對你說吧。交斬年來我十六歲，你說年齡不夠，可是我三歲起就是他的人啦！

我大說的，是民國十八年上，山北地荒旱，種下去莊稼出不來苗，後來餓死人不少，我們這兒好一點，許多「尋吃的」來了，他娘兒兩個也是要飯吃，上了我們的主家門兒，粗做粗吃，主家就把他倆留下了，過後可不曉怎的，主家又把他女人「說」給我大，說是我媽歿了，我大光棍漢兒還帶娃，沒家沒室，沒照應，怪可憐的；主家對咱租戶這樣好，我大說，當場直把他倆跪下去了！主家就給立了個文書，說是我家只要淨還他十年工，光做只吃，不分「賴子」不使錢就行；那年頭，娘兒倆自然「得飯便安身」，就住到我家來啦。許是主家怕以後麻煩吧，文書上還寫明是「將老換小」的，你解開嗎？那女人做我大的姨媽，我就真她兒的婆姨啦！

初來這冤家就十七歲了，今年年三十，你看幾個年頭了？起先好幾年我却甚也不解，只當他是我的哥。趕明到黑他跟大在地裏受苦，回家總已經上燈了。我記得他早就是個大人啦，黑黑的瘦臉兒，兩邊掛下兩條挺粗的辮子，不大說話，不大笑，可也常抱我

「常親我，實在，他疼我呢；自家人末，我自然也跟他很親啊！」

他可是個「半輩子」，八歲上給人家攔羊從崖上跌到平地，又不小心喝過死溝水裏「油花子」，筋骨壞了！來我家的第四年上，身體又吃了大虧，是那年後媽發了，大也病得不能動彈，主家的莊稼又不能誤，饑寒山裏就全憑這「半輩子」人。他可算是拼上命啦。主家却還天天來叫罵，一天他趕黑翻地，主家的牛兒溜了厪，主家帶訊衝來，一陣子「泡桿」好打呀，他就起不來了！人打壞，人也一股子氣氣壞了！大必裏自然也是怪難過，口頭却還勸他說：「端他碗，服他管，我們吃的他家飯，打死也還不是打死了！氣他甚？」他可不舒氣。那回他一病就七個月，真是死去活來！病好起，人可好不起了一同志，你沒見他嗎？至今他雙手還直打抖，腿巴子不容易彎，走起路來直顛顛的。怪慢勁兒，死樣子；你在他背後喚他，他還得全身轉過來，他頸根子也不活啦！人真是怕呵，身體殘廢了，神也衰了！他的瘦臉兒從此就黑黑帶青了，他的額骨一天比一天見得凸出了，他的黑眼睛也發黃發鈍了，他的頭髮竟全禿光了——只長起一些稀毛！他簡直不再說話，不再笑，他沒老也像個老人了，他不愁也像是愁愁的了！好同志哩，他作過啥呀？却罰他這樣子！

可是，就這麼個人，便是我的漢！我聽人家說，我懂啦。記得我娃娃腦筋開是在九歲上，那年三（同），紅三（同）白，窮人到底翻了身，我們已經種着自家的地，住着自家的饗了。主家的牛羊我們也分了一份。這些年歲真是好日月！我大歡天喜地的，「醜相兒」也歡天喜地的，「醜相兒」是他名頭。我呢，我，自然也好囉！咱們交了這好運，兩三年頭兒一過，我看他黑臉上青光也褪了，眼睛也活了，口也常嘻嘻開了，他手是還

抖，腿是還直，可常常叫大閒在竈裏，自己却不分明夜，拚命的下苦，我知道他心意的！他疼我，他疼大，他就不疼自己了！大可不肯開的，他說：「給人作活還不歇，自家作活倒歇下？怎樣不忘本，報答報答新政府才好！再呢，往後你們倆……」兩個人還常是一齊下苦，光景就一天天好起來。醜相兒回審也不再老是不笑不說話了，有一回他還說：「大，」他的眼睛却是望着我，「往後日子可更美呢！」我十多歲的人了，我心裏自然明亮的呵，我却越想越怕了，我不由得怕得厲害，我想我合他這樣的人怎辦，虧得我要求上了學，住了學；可是我一天回家看見，他竟抽空打下一眼新審啦，我的同志！

後來的情形，你也有個眉目了吧？是的，去年臘月底「上」的「頭」，到今兒十二朝。可是發生的事，背後却另有一本賬呢！同志，你見的那位女客，那是我媽，第三個媽，前年才從榆林逃荒下來的。你說哈「漂亮後生」，那是她兒，兩個兒呢。這幾口子說合了住到一搭裏來，兩家併成一家子，倒也你快我活，大家好！要不是主家當年給造下的孽呵……

可是，大却把我逼住啦！他倒說得容易：「爾個自由，只要上起頭就對了！」我們說「上起頭」，就是把頭髮梳起，打成髻兒，就算婆姨了。不「上頭」大還不許我上學。大這樣逼我，自然是醜相兒在背地求哇！你想我，怎麼好！不過，同志，你也是個女人，你該明白的，一個小姑娘家，却能說個甚？我只好求求再過幾年；可是大說：「好你哩！」再過幾年，再過幾年，」他熬過了十幾個年頭還不夠？「我也說給他聽新社會法令，楊教員講過的。大就叫起來：「天皇爺來判吧！他三十來歲人兒，四五十歲樣

，是不是你心裏不願，你說！」「我被問得氣都透不過來，我說不出，我大說：「不能的呀，好女子！不管說上天，說下地，總是當年紅口白牙說定的，脫口出了，不能翻悔。好人兒一言，好馬兒一鞭！」還說：「咱們不要吃回頭草！人仗面子樹仗皮，眉眼要緊！他又不是這樣好的人，不能欺老好……」他還數說顏相兒十多年怎樣疼我，我本來受不住了，聽聽我就哭了！不過我左思右想，可還是應不出口。我大就急得直瞪眼，氣得說不出話，哪一會都是這樣的結局；後媽不好說甚，只是勸。她兩個兒更不好說甚，因為那些爛舌根的已經胡造開我們的謠言了！可是後來，媽對大實在不服氣了，說：「柱根兒還得拄着長的哩，伴兒總也要伴個強的呀！小姑娘家……他這樣入兒……」我大說：「要沒舊很兒關係，自然好哇！」「舊根兒！」「媽說，「話說過，風吹過了！」「大說：「白紙黑字寫下的！」「媽說：「村長講的，那種屁文書，在新社會不作用了！」「大說：「不作用！你們看他吧！」「真的，天哪！醜相兒知道我不願，一天天下去，他慢慢的竟失落人樣子了！就是當年七個月病也沒這樣兒，他不過是一付死骨殖了，他不過是包着一張又黑又青的皮了！他却沒有病，他却還是陰出陰進的受苦！他還常常用兩個眼睛，兩個死眼睛，遠遠的，望住我，望住我，那樣怕人的望住我！是我害他的嗎？是我心願的嗎？看着他我頭上像有隻鐵釘子越釘越深了！去年開春我却因此病倒了！

同志，病裏我就想不開！我想，舊社會賣女子的，童養媳的，小婆姨的，還有人在肚子裏就被問下……女的一輩子罪受不住，一到新社會就『嫌活漢，尋活漢，騰門踢戶』，也不曉得多人，說是雙方都『出罪』啦！可是男的要是不看開，女的要是已經

糟塌了，那怎麼辦！醜相兒他十多年疼我了，他是死心要我了，不是我受罪，還不他完蛋！舊根兒作下多大孽呵！可是我……唉，我能由他送了命嗎？我思前想後，總沒法，我只好『名譽上』先上起頭了！我想先救住了他，我再慢慢勸轉他，勸轉他不要我這小女子，另辦個大婆姨；勸得轉，我就好；勸不轉，我就拚一世合他過光景就是！唉，反正遭過了，有什麼辦法！可是，同志，你想不到的呵，我應承了，我大也沒甚快活！一滿年下來，冤家也沒全復原！直到做新女婿了，他戴上黑緞子小帽，鮮紅結兒，他可還是縮着面頰，凸着顴骨，一付猴相兒，瘦得成乾，黑黑的，帶青的！他穿上黑絲布襖褲，束上紅腰帶子，他也還是抖着手兒直着腿，慢來慢去。一付死樣兒！不過，你沒見他眼睛呵！不曉哪來的光彩！唉，他就是不看我，我也知道他是怎樣的感激了！他就是不看別人，我也知道他是怎樣的樂了！別人呢，自然，大也像是很快樂，媽也像是很快樂，我也像是很快樂；連弟兄倆，連鄰居們，連親戚友人，也都是像很快樂，本來不夠年齡不行的，可是村長竟也沒敢說甚，見了我們，他也像是很快樂。同志，快樂呵！

我把我合他過的十天從頭到尾跟你說吧！臘月底上了頭，起明就新年，新年末，白天吃好的，穿好的，黑夜燒『炷火』，掛燈兒，……大家總要樂個十幾天。我們呢，初一來人待客，沒說的。初二三裏閑下了，我還是新媳婦兒『坐炕角』，冤家却在門外陪着，我知道他一定是常想回鑾，却又怕羞！回鑾了，他要不肯對着我，他就肩對着我，我知道他一定常在想着我，却又是怕羞！一定的！他一定是不曉得怎樣才好了！我看見的！他口兒幾次發抖，好像是笑着要跟我拉話，可終沒出口！初四他才全身對我轉過來，他說了什麼話呀，他說：『貴兒——姊，大好人！大真好人！你……也……』他笑着，

發抖的手兒向前抬起，更加發抖了，話沒說完。後來他掏出一個紅布包兒，從裏面又拿出一個紅紙包兒來交給我藏起，還看我藏好在懷裏了才走開；這裏面，你道是什麼寶貝呵，原來是咱兩個當年的文書！這爛紙子，他竟隨身帶着十幾年啦！同志，看着他這樣子，我想勸他的話，想了一千遍，也不敢勸了！我怎麼能說得出呀！

可是，初五夜裏他睡不安，我就害怕起來。我穿是穿着三條褲子，我京是束着四根帶子，我還是怕！呵！要來的事到底來了！深更半夜，我聽見他爬起來胆小的叫我，我嚇得沒敢應。過了一會，黑裏來了一隻手，按在我胸口發抖，我氣都透不過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一句什麼話，他的手越發抖得厲害了！我硬叫自己定了定神。才又對他點：『不要！』我不知道該怎樣說！我說：『我還是個小女子呢，我這不能！』他好像不明白，問我：『甚？』我只好講些什麼，他約莫是呆了一會，後來他奇怪起來，說了一句話，我急了，我又跟他講。過了一會，我才聽見他說：『好，』聲音裏還像含着笑，他又睡下去了，一會兒我就聽見他已經打一鼾息了。早起他還像是含着笑，抖抖的穿了舊衣服，抖抖的拿了個斧子，又慢慢兒輕悠悠的出門去了。那天他砍了一天柴，晚上把錢通交給我，還叫我積多了錢分一半兒給大。以後兩天照舊的。記得初九他還說過這樣的話：他自己一定要穿爛些，吃壞些，饒我過好些。唉，同志呀，聽了他的話我真想哭！我要勸他的話我更加說不出口了，我心裏反倒天天對自己說：『他這樣！我還是拼一世合他過吧！』可是同志，我真好是不見他，我一見他，我可不由得就要害怕起來，害怕得心直發抖！

那些閒人兒却天天黑地在我們門縫口偷聽，有的挑皮搗蛋，還從上面煙囪裏撒下糞

子未來，惹得我噴嚏。那黑夜他倒睡得挺好的，後來我也就安心睡過去了，其實我也乏得不由己了。可想不到昨兒黑裏鷄叫三更他却又來纏我！我夢裏驚跳起來，只聽見他說：『能！能！』我一時嚇怕了！他還說了一句明明白白的話，天哪！怎麼好呢？我一時實在嚇慌了，我自己也不曉得的，我本來要說的話不由的一下子都脫出口了！

好同志呵，這真怕人呵！他一大會沒說話，黑裏只聽見他氣得手兒索索發抖。我爬起來要點燈了，可是他開口了，他的上下牙子直碰出聲音，他說：『哦，貴女兒！你真話？十三年了……你嫌我？』我這時候不曉得的也發抖了。我不接氣的說：『我……好醜相兒！你疼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是，我我自然也想對你好的呀！我我可不成……』說說我就忍不住哭了！他又好一會不做聲，好像他被我哭的聲音嚇呆了！我說：『你還是另辦一個大人吧！』他却說：『不……我不！十三年我……你！好貴女兒，有個你已經正式啦，你已經『過』過來啦？』我很怕這句話，我又發抖說：『不頂事不頂事的！』他又像是呆了一會說：『怎麼不頂事？』一會後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什麼要事了，他突然着急的問我要文書，就是舊社會那張害人的糊紙子！我們是怕我年齡不夠，沒去政府裏開結婚證哪！我也不曉得文書有多重要，他着急的要，我就就着急的不給他，可就聽得出他慌了手脚，他一定是怕我強拉沒證據了！他立刻來揪住我要逼他出來，慌得我拚命掙扎，我就觸到他那死骨殖了！拼死骨殖呵，不曉他哪來眼光，哪來力氣，黑地裏竟把我懷裏那紅紙包兒搶到手了，我抓住不放，他拚命奪，紙包兒碎了，文書也全爛了！他急急，我就聽見他去奪起那斧子來，我嚇得歪在炕上大叫，他一定氣瘋了，就一斧子砍了我這裏！他們衝開門來捉住他……好同志呵，我夜欲死倒好了，我這不

死的苦人兒，你叫我以後跟他怎麼辦呀！可是我不怨他的，我不怨他的！他也是夠可憐的了呵，夠……可憐……了呵……

劉雨雲起家

王朗超

同志，真麻煩你麼。旁的咱可解不下，就是家裏事都倒不是外行。舊社會上，酸醋苦辣的味兒樣樣盡嚐遍，且聽我起根落尾「拉」給你。

今年我五十一歲了。咱是清潤老君殿川劉家灣人。小時候就是個受苦娃，六歲上「大」就叫我放牛，七八歲上每天起來尋柴，割草做些弄雜事。十二、三歲時，就頂着半個身子抓糞鋤草一天不閒手，自到「舊格」我老劉雙手沒離鐵把，從土塊地裏刨出來。

好同志呢，成家立業可不是容易事。在咱人手裏咱就是窮光蛋，焦渴地不過十來擔，連一根牛毛驢毛都沒有，全憑做務好，年年頂多打不過七、八石。你看，一滿八口人，一人吃上一石五，這該不算多，可滿年就只得十二石。俗語說：「巧婦做不了沒米飯」，我沒得法兒想，只好抽開窩子攪短工，還得見啥做啥，比如交冬來抽空掃火硝。挖石板也是賺饒事，就這樣，有時，上頓還接不來下頓飯，天天勉強勉強過日子。

民國五年上，遭了大年景，險些兒連樹皮草根都吃不上。全家老少少面色也變了，餓着肚子白瞪眼。這樣的苦頭，咱可整整吃過半年嘅。

話是這麼說，可是我老劉還有個舊腦筋，總盤算「好出門比不得歹在家」，墜着屁股，不想離開門。就這樣一天兩天一直推到七月裏，眼巴巴老天不落雨，不得已，我才咬緊門牙狠住心「謀慮」下南道。七月二十九日，好容易我就到了安塞縣，心裏想，一來自己人生面不熟，二來咱自小也沒出遠門，不曉得該是怎個起手落腳。可不難呀！後來就到黃瓜場全識下咱一個鄉親，他叫王店東，爲人做事舉凡最正派，對咱最照顧，穿吃穿從來也不分個你我，莊稼也在一撻裏。可是自己心裏想，照這樣住得天長日久了，也太不像話。從此，我打定主意，另換個門兒攪短工。俗話說：「飯飽不想家」，可是日子過久了，心上就又有點安不下。一天推一天，一月推一月，到六年的四月裏，不知怎的心慌撩亂，再也住不住，就把算盤兒一打，帶了二百多斤「麻麻」錢，反首跟上來路回老鄉裏。

隨後，實在可不巧，十三年又是結結實實遭了大年成。這一下，家裏又站不住腳，有人從南路帶來個口信說：王店東的一家人全都移到董家岔「謀慮」，在那兒新來立莊稼，光景日月舉凡還「幫尖」。我父子倆一聽說了，順屁股拍了一把土，就帶着雨把梢鏟，二次走南路。

到董家岔，父子倆沒得辦法，住到門沒門窗沒窗的一孔棚窩裏。門口上湊台兒安個沙鍋鍋，借下二斗小米子，就自己磨成窩窩麵，一天兩頓窩窩熬米湯，鹹鹽，苦菜任啥都沒有，就這樣，齊齊兒過了二十天。好在王店東又給咱幫了三十斗粗糧子，這一下，可才將就糊住口，比起咱老家裏，怕就要強出百倍咧！

等到樣樣「謀慮」好了，隨後就和王店東朋夥兒租米八十畝地。這一年，我倆足足

開過十四塊，兩隻手兒活活攪起一層銅錢厚的死肉皮。好同志呢，你可不湊底，天天雞叫頭次就得爬起來，先要磨好窩窩麵，雞叫二次上，窩窩蒸出來，一閃明，吃畢早飯，父子倆趕緊就得上山了。同志，你不曉得，可難咧！有時候一條樹根刨個老半天，稍不操心，一天六分地難完得成。就這樣的，父子倆整整花了三個月工。

五月間，荒地開完了，該按種的也都種好了，可這時候，咱老家裏的幾塊夏莊稼，又該收割了。想來想去，只留著老人看門戶，自己趕著回去收夏天，麥子剛停當，沒得喘氣，可又回過身子下南趕秋天。七月初六，我這記得，我就到了董家岔。

這年上，多虧天年好，光說磨谷碾糧，十三塊地裏足足兒收來十九石。心裏想，我老劉換肚皮的日子該是到來了。是這年的冬天吧！父子倆商議了一下，打定主意，要重接鍋灶重起家。不幾天，四個「黑不溜」的爛窯洞就給刷得白白的，新門新窗子，舉凡，倒像有樣了。

民國十五年，正月十九的那一天，家眷可就完完全全搬下來。什麼瓶瓶罐罐，拆針爛線，屎毡尿氈子，連半點兒都沒留下，收拾了個淨打光。

同志，從此，咱這家庭可就變樣了。老少都團圓，啃樹皮，喝黑水的日子已經過去了。天天總有一頓撈飯吃，過時過節，酒酒肉肉也能見得上。趕到臨後，娃娃大人臉色也都變成通紅紅。

民國十六年，那時候可就大大展了腰，不瞞你說，已經發展來兩條耕牛，一頭小毛驢，荒地也就增到三十塊。咱三個勞動力。這一年，秋秋夏夏總共收了四十石，俗話說：「大屯積堆，小屯滿」，八口人的吃用，那就綽綽有餘了。

就像人常說，光景好比一朵花，越開也就越好看；二十二年上，就更比往年好得多，大小四條牛，兩頭驢子，三個豬娃，六隻雞，此外，還攔了七十來隻黑公羊。就說顆子吧，存起來的也有百十石，如若按成份，怕就夠上富農了。

好同志呢，自己一點苦工一滴汗，發展得將就不缺兩碗米飯吃，偏古怪，時世一下反亂了。那年上，地皮還沒「紅」，小干土匪，神一流鬼一流得瞞空兒捉人拉票子，害怕不過，我白日黑夜整一整，一個月就沒敢家裏停。說起來，可真能把人氣死陰，就是八月初六吧，偏就叫土匪把我老劉拉了肉票子，整整兩天一黑夜，連口涼水都沒有能喝得上。我心裏想，這下可完咧。可是又一盤算，我老劉一輩子沒有做虧人事，從小就是老實人。沒有幾天，在初八就夜裏，我掙脫了繩子，逃出一條活命。

不管怎的，只要人在着，那還總算好結果。隨後，我全家子就統通移進城裏來。

到得二十四年上，城周圍可就「通紅」了，我心裏暗暗盤算：要是紅軍起來可把小土匪「拾掇」完，那時，咱莊稼人又能安穩穩過光景，一點沒說錯，果真二十八年上，咱延安就成了好世事，搶人拉人的舉兒可就變得沒有了。我老劉摸着舊底子，不過一交二年就又有了新發展：一犍牛，一頭驢，存下的細糧子也有不下十來石，凡是鋤張鐵頭，家家具具，樣樣可就都有了。

不着急，九月初三，又叫日本飛機把咱兩間房子全都炸光了，逼不得，我第三次地搬進孤魂溝。同志，你該解開，乾石板上生不起根。憑啥求人倒不如求自己。妹夫邱鵬高也跟我一道兒另按鍋子另起家。從此，咱就走了上坡路，一年強出一年來。

咱四個勞動力，就在二十八年上，發展來五十多畝新荒地，光說粗糧子也打到有三

十八石多。

到得二十九年間，地土增到六十垧，秋糧食收來五十多石。

三十年，光就粗糧子足足打六十石，此外，又買來了一頭「將編牙」的小驢條條子。

年時上，田地顆糧倒也沒發展，牛驢可就有四頭了。

今年，咱還「謀慮」更發展，旁的便罷，光在勞動上，咱一盤算跟田二鴻先來比賽

二比賽，只要天年好，年底上就會見出紅黑來。

同志，如今咱算有好光景了，天天好吃好喝，冬夏總是三頓飯。可是，咱還不能忘了老根本，憑起良心說：我田有田，地有地，牛有牛，驢有驢，能夠安穩穩務莊稼，歸根結底，還不全是佔咱「公家」的光，我老劉雖然沒本事，可在革命上，不瞞你笑話，也算夠個有認識，這些些留着咱以後慢慢「拉」。

衛生組長

葛洛

我是我們那個村子的衛生組長，大家選舉出來的。我們那個村子有二十幾家人家，大小一百多口人，是一個很落後的村子。衛生一點也不講。村子裏到處都是牲口糞，滿年四季不打掃，人天天都不洗手，不洗臉，吃着不乾淨的東西。婆姨養娃娃，就跑到牲口圈裏去養。什麼雞鴨得了病，就請神官馬腳來治。人人都是封建迷信腦袋，像榆木疙瘩一樣，三斧子五斧子劈不開。

每天，我前莊跑後莊，後莊跑前莊，發動大家來講衛生，但是，他們是怎樣對待你呢？比方說，我到了一家，看見他剩下的飯沒有蓋。我就說：『噫，看他們剩飯都不蓋，還得蒼蠅一嗡嗡的。』我說着，我就找東西把飯蓋上。主家婆姨却在炕上說：『吃它吃去，朝廷爺封的它那一口飯麼，誰能擋住它吃。』我說：『蒼蠅爬過東西就不乾淨了。』於是我就想把區長講的細菌的問題說給他聽。但主家婆姨却接着說：『不乾不淨，吃了不害病。』我說：『噢，不害病？還怕要你的命咧！』主家婆姨却笑一笑說：『不要吓唬人吧。我們生來沒聽說講衛生，還不是平平穩穩活了二三十年？我還想活他三二十年呢。』

有時候，我去檢查檢查各家的廁所，看他們是不是都打好了。他們就在你的背後，

哈哈大笑地說：『好老喬哩，你管的好寬呀，怎麼連人家巴屎尿尿都管上啦？』我去跟婦女們談談接生訓練班的工作，她們也會推着你的肩膀說：『你真是狗追老鼠，多管閒事。你們男人們的專權管不了，誰要你來管我們婆姨們的事咧？快去！快去！』

全村要大掃除啦，忙的幹部和積極份子滿莊跑，東叫西叫。老半天，大家才一個一個地來了。打掃起來，却也有勁。大夥兒拿掃把的拿掃把，拿鐵銬的拿鐵銬，都排起來，像開仗一樣的，一齊前進。一下子，灰塵都起來了，像烟一樣，遮滿了村了。大家說說笑笑，一陣子工夫，就從村東頭打掃到村西頭了。但是，你回轉頭來看一看吧，剛掃過的地，兩隻老母豬又在拉屎了，還用嘴掀着泥土。大家的豬都是不圈的。一羣豬娃子也走了過來。再過一會兒，雞、鴨子也都來到光地上溜達了。獸水去的糞子也『哦呵，哦呵』地叫着，把糞尿撒滿一地。婆姨們也照樣往塋上倒起柴灰來。她又變成了原先沒掃過的樣子。

在羣衆大會上，我向大家提出批評。我說：『你們怎麼日鬼哩！衛生組長是大家選我的，你們痛快說不講衛生也算啦，我這衛生組長也不當啦！』我這樣說是嚇唬大家的。於是亂哄哄都說起好話來了：『好老喬哥哩，大家有什麼不對處你批評就是，可不能提不當的話。』又是：『都是些農民家漢，跟牛屁股的人……』又是：『新媳婦進帳房，你慢慢地來麼。』『今後野作什麼你吩咐就是。』到第二天，你再到各家去看一看，大家地也掃了，剩飯也蓋了，豬也圈了。碰見你，怪話也不說了。說是打掃衛生，大家很快就拿傢伙來了。但是好不了三天的。他們的心都給狗吃掉了：沒記住。於是在會上我又對大家發脾氣：於是大家都又說起好話來。他們就是這樣的，使你哭也不能，笑也

不能。

但上頭我只說了我工作時候的情形；回到家裏，情形比這還要糟糕哩。

我媽同我婆姨都還是原封不動的古板腦筋。我勸她們講衛生，她們都拿我的話當耳旁風看待。有時候，我婆姨的衣襟實在髒的不能行了，我就耐不住指着她的衣襟說：『你不會拿到溝渠裏去搓洗它一下麼？』她只不好意思地對我笑一笑，拍拍兩下衣襟：『我一天到晚沒閒空呀。』地也常常忘了掃，逼的我男子漢家，常拿着掃把蹲在鍋灶前掃地。更要緊的，開水盆子她也常忘了準備。每家有開水盆，也是我們衛生公約上規定的。五黃六月天，客人從遠處來了，口乾的不能行。開水便便當當的，你就盛一碗遞過去，說：『喝吧，開水，燒開的。』他要是喝冷水的話，你就說：『不行，我們這裏大家都講衛生，誰也不許喝冷水了。』『呵，那麼的。』這樣該多好！但每天吃罷飯，她不打開水，就端起半桶猪食，『霍咚』倒在鍋裏去煮了。我向她瞪起眼睛，她就老是不好意思地對我笑一笑，說：『這回忘了，下回一定給你留下。』但到下一回，她又忘記了。

她們自己腦筋不開，人家講衛生，她們還在背後嗤笑你。比方，前幾天我趕集去，捎帶買了一條羊肚子手巾回來。每天早起來，再的事情不作，我先要打盆水把臉洗一洗。有時候怕洗不淨，我再拿婆姨梳頭用的鏡子照一照。自己是衛生組長，說人的入呢。這時候，我婆姨就在鍋灶旁邊『嗤嗤』地笑開了。我說：『你笑什麼，你吃了喜鵲蛋啦？真是井底的蛤蟆，沒有多的見識。』她却還是笑。媽也在旁邊插話了，她叫着我的動名說：『我們成姓要去當新女婿呀。』

有時候，我們都坐在炕上吃飯。驀然間，娃娃巴了。我婆姨怎樣去刷掃呢？她只拿掃帚擦它幾下就算了。我忍不住就放下飯碗，瞪起眼睛。但媽就又在旁說：『噯，看你高貴的！誰家炕上沒有巴屎的？誰家沒沒有燒紙的？當了兩天衛生祖長，就變得不同凡人啦。再過幾天，我看我們這土窯裏就盛不下你這神神啦。』我忍住氣沒有管理她。

一天，可發生了一件十分麻煩的事情。

我婆姨去地裏摘豆角，半後晌回來，說她有點頭暈，要到炕上去躺一躺。但一躺到炕上，到天黑還沒起來。掌燈的時候，她惡心起來，還說渾身疼。媽變了臉色，苦皺起眉眼來。我上炕摸摸婆姨的額頭，額頭是有點燙。我又看看婆姨的舌苔說：『沒啥，沒啥。她怕是在野地裏肚子裏灌了一些風，受了涼氣。過一半天就會好的。』我看看媽，她正帶信不信的朝我望着。我又接上說：『要是人家醫院裏醫生在這裏，打給一針，保險不出吃一頓飯工夫，就弄得利利洒洒的。』我要媽去作些酸辣湯給婆姨喝，媽却站著不動。但後來她還是嘆口氣，去把酸辣湯作了。婆姨喝了半碗酸辣湯，這一夜就這樣過去。

第二天一早醒來，媽却早起來了。她正坐在我婆姨的枕頭旁，注意地看著我婆姨的臉。見我醒來，就對我說：『你聽，她在說胡話哩。』我仔細一聽，婆姨真的在呢喃喃喃價，聽不清說些什麼。我說：『她發燒發的重了，不礙事的。』媽却皺着眉眼，沒有理我。

吃罷早飯，婆姨還是昏昏迷迷地躺在炕上。媽把我拉在門外的槐樹下對我說：『成娃，你婆姨得的怕是邪病呢。』我說：『什麼邪病！她受了風吹，過一兩天就會好的。』

「媽說：『她摘豆角從那大石崖底下過，人們都說那大石崖上不乾淨，去年臘月田老五的婆姨還給那毛鬼神纏了。』我說：『你聽那些迷信，盡是些胡說八道。』媽說：『你不發送發送它不會走呢，』媽又看看我的臉說：『老高就住在咱莊裏……』我堅決地說：『看你敢找他來！只要他胆大踏進我的門坎，我要打得他皮崩肉竄，吃不了要他背着回去！』說罷我就轉身走了。媽眼睜睜地看着我，無可奈何地嘆着氣。

老高就是高金鎖，高巫神。提起他來，我心裏還害氣呢。轉變巫神，也是我們衛生公約上的一條。鄉上開罷衛生動員會回來，我就跑到高金鎖家裏說：『把你的三山刀拿出來吧，而今不興你這一套了。』高金鎖裂着牙齒對我笑着說：『好老喬哥哩，你這不是端了我的飯碗麼？』我說：『要吃飯你就去生產呀，靠哄人吃飯不是個常事。』他說：『好老喬哥不要要笑啦，我留着它也是爲着衆人……』我板起臉孔說：『說了半天，那一個跟你要笑？快拿出來吧，不要弄得不好看。我是來作工作的呢。』說罷我從後窩找出三山刀來，帶上就走了。高金鎖這時突然變了臉。他先是裂着牙齒對我笑，這會兒却裂着牙齒恨我了。這些天他正在背我嚼我的脊椎骨，處處想找我的岔子報仇呢。

而且，鬼東西門道稠，剛把他的三山刀沒收後兩三天，不知道他從那裏已經又弄了二把來。每天深更半夜，三山刀『霍朗霍朗』的響聲又在全鄉坑裏坑壩裏響起來。我肚子裏好生氣，我還會請他來家裏治病麼？

跟媽說過話，我心裏盤算事情總還是想法解決才是。我挑上個蠶筐，一邊拾糞，一邊朝區政府走去。前天鄉長對我說，區政府裏來了延安醫院裏的醫生，專給老百姓看病的。我到了區政府，區長和醫生却都不在。區助理員對我說，他們都到二鄉石家莊檢查

病去了。看家神和我們村子大調一個方向，離縣政府二十里，離我們村子就是四十幾里。沒辦法，我只有把話託付給巡防團員，等醫生回來了，趕快到我家裏來。我就回來了。回到家裏，婆媳照舊是躺在炕上，哼一陣，呢喃一陣。媽正在傷寒，惡寒索不曉作什麼；見我回來，頭也不抬一下。猴娃娃在炕角的被子下『哇哇』哭起來，媽上炕把他抱在懷裏，一邊擦着：『你哭，再哭送你到山溝裏喂狼去！從小把你養大，口臉抱着你還怕牙掛着。』到黃毛毛一落，就不由娘管啦。養子如養虎呵！……『我知道媽的話是對我的，我却不理她。我心裏打定主意：『管你怎麼說，巫神我是不依你請的。』』

這天後晌，我的丈母娘來了。我的丈母家住西寨溝，離我們村子十里地。是我媽捎信要她來的。我丈母有四十六七歲，矮矮個子，頭髮稀稀的，脖子裏長一個瘰。她進到窩裏，放下裝着雞蛋的小籃籃，放下核桃木拐棍，就在炕沿上坐下來。媽從鍋灶後邊走出來用黑手指醒着鼻涕，唉聲嘆氣地迎接着親家。我丈母也沒有多說話。她伏在炕上，用手摸摸我婆姨的額頭，貼近着她的臉說：『秀女兒，秀女兒，快睜開眼看看，媽來聽你哩！』接着又嘆口氣說：『唉，我好好疼的娃咧！』

沒有過吃一袋菸工夫，兩個老人家就談到那個事情上了。我媽和我丈母在籠門口咕嚕了一陣子。只聽見我丈母說：『爲甚還不趕緊去請呀？』我媽回答了些什麼。接着又是丈母的聲音：『哼，人是我一口飯一口奶養大的，而今要怎樣擺佈，都由了他哩！』至好還有這個娘家在呢！……』她咳嗽了一聲，走進窩裏來。我媽也跟着她進來。

我裝作沒聽見她們的話，仍低着頭在門戶的地土修糧桶。停了一會，我丈母開口向

我說：『猴娃太，猴娃媽的病得早時尋人治呢，人命要緊！』我說：『前晌我已經到區上請了醫生，醫生一回來到這兒來的。』她說：『靠醫生不支事，她這病不是吃藥能治好的。』我說：『就沒有吃藥治不好的病，延安大醫院裏見天治好的病人你數也數不清呢！』她說：『她明明是撞了邪氣，非法師來不行！』我說：『鄉上早開過羣衆大會，大家都破除迷信，誰也不准再請神官法師。』我丈母的牛脾氣就發作起來了。滿臉脹得紫紅，連頸子上的瘰癧都變成紅色了。她用拐棍在地下擲着，提高聲音說：『我就不知道這是誰興起的鬼降數！人家病人死去活來地躺在炕上，可不依人家請法師來治！女子是我的，今天我偏偏要請法師來，看那個敢來擋住我！』我不慌不忙地從地下站起來，說：『我是全村的衛生組長，衆人選舉的。就是哪個太爺爺破壞衛生公約，我也要勸勸他頭上的土！』我丈母一時沒說話。她那猴猴的臉上，兩隻眼窩瞪得大大地看着我。過了半晌，却驀然用手蓋住臉叫起來：『唉，我的娃呀！我可憐的娃呀！你怎麼生成這樣的命呀！……』我媽本來在炕角裏哄娃娃睡的，這時候轉過身來，對我揚着手說：『唉，寶腦的，你站著作什麼！你長在那地上了麼？還不快給牛攪草去！……』唉，我那輩子作下孽呵！……我又站了一會，才走出簷外。

但事情像有意和我作對似的，到第三天頭上，我婆姨的病却越來越重了。她什麼東西都不吃，只迷迷糊糊地躺着，一股勁說糊話，說時喉嚨裏又發不出聲音，只能像說悄悄話的一樣。有時候聽得見她呢喃地說：『你來？你就不能來。……你來……我走……』歇一陣，突然又提高聲音叫：『媽，我說媽呀！咱牛不老兒鑽進地窩裏啦……』我丈母就對着空窩罵起來：『你不走？你朋友太不走就款款乘着我！等黑虎靈官用刑法來

降你……！』我說：『你發瘋啦，你同誰說話呢？她發瘋發糊塗了，口不由己噴。』我丈母却連看我一眼也不看。一隻水鴿橫在窗外槐樹上叫了兩聲，她也對它罵着：『咕，咕，叫吧！再叫一槍打了你！』

醫生一直沒有來。許是那邊的事情忙，拖住了。鄉下的病人多呢。隔一會兒，我就走出牆外，站在埡畔上朝前溝的路上望望；但總不見醫生的影子。誰知到半前晌，天却下了雨。雨本來不太大，一陣霹靂雷打閃地便過去了。但上川裏雨却下的陡，漫發了山水。聽前溝來人說，大河漲了水，一時過不來人。從區政府到我們莊裏是要經過大河的。這下醫生怕不會來了。

吃罷飯，我打算下地去，媽和丈母却在門口攔住我，向我說起話來。媽說：『成娃，你孝順孝順媽吧。媽快入土的人啦，不要再給媽氣受。我們就生成這副老腰筋麼，一時難以翻轉呢。你要我們還是按舊的路數走吧。』我丈母也在一旁低着頭說：『看你沒有孝心，就在這一回哩。』我說：『好你們哩，不是我不依你們請，請他們來明明不頂事。』媽說：『不管頂事不頂事，總算盡媽一個心呀。猴娃媽平時待媽該怎麼孝順，而今娃成了這樣子啦。萬一有個……三長……兩短……』就這樣，兩個老人家用衣襟擦着眼窩，『嘿噠，嘿噠』地哭起來了。

我不知作什麼是好，我呆呆地站在那裏，楞住了。媽擦着眼淚，一面端詳着我的臉。忽然，她轉過身去，在架圍的後頭摸索了一陣，拿出一塊紅布，幾支香和一疊黃表來。她眼裏還有淚，嘴上却笑盈盈的。她把這些東西拿在我的面前，說：『不用難為你，趁你不在家的時候，我們託人把什麼東西都準備便宜啦。』

我一看見香表，眼裏就快要冒出火來。我說：『你們要請神官法師也可以，而今咱們就召集全村的人開會討論，衛生公約是大家訂的，只要大家說依……』但是，一下子，我媽的眉眼變得怎樣難看呀！她兩隻眼睛盯住我，臉上一動也不動，只有下巴在打顫。我背過臉去說：『好吧，要請你們請去，不干我的事！』我轉身走出寨門。我到鄉政府去，我報告鄉長去！

鄉政府緊靠前溝桑樹坪，離我們村子七里路。我恨不得拈起兩腳朝鄉政府裏跑。紅土路過去了，雙柳樹也過去了。眼看著快到鄉政府了，却在桑坪村西邊的小河灘裏遇見了吳鄉長。他的後邊跟着張區長，還有一個穿灰軍衣的同志，搭着一個大挎包，看樣子是延安醫院裏來的醫生了。我心裏好高興！張區長一看見我，就趕快走到我面前，沒等我開口，就拉住我的手說：『嗨，好老喬哩，可把人急炸啦！我們晌午才回到區上，聽到助理員的話，馬不停蹄就往這裏趕，河水過不來，韓醫生差點出了危險呢。』我說：『好區長哩，實在勞累你們！罷罷罷，你們來啦，咱們快走吧。』

趕到家裏，五魂壇已經在當門地上擺開了，我婆姨在炕上哼着。高金鎖正在吹鬍子瞪眼睛的，神神還沒有下來呢。媽和丈母看見我們進來，嚇的不曉得作什麼是好。我就對着區長和鄉長說：『就是這兩個人在這裏請巫神，破壞衛生公約。你們看着處理吧。』

媽呆了一會，就一下子坐到炕沿上。我丈母原打算去攔插香的座斗，但我們進來的快，她沒有攔得及，現在她正背著架圍站着。高金鎖在門口的地上蹲下來。大家都不說一句話。過一會，吳鄉長對着高金鎖說：『高金鎖，你怎麼又作起這兒事來啦？』高金

鎖着鄉長，強笑了一下，想要說什麼，但笑沒有開口。鄉長接下去說：『三鄉跟咱們挑了戰，咱們要爭取衛生模範哩，我看你一個人就給咱鄉的衛生模範搞壞了！』說着，他瞪着眼睛，對着高金鎖走去。張區長却拉了鄉長一把，說：『你這是作什麼？你這個人就是這樣性急。』又轉身向媽：『病人而今怎麼樣？』隨走到炕前看了病人，問旁邊站着的韓醫生說：『是不是又是那病？』

韓醫生端詳着我婆姨的臉，遲了一陣才回答：『大概不會錯。這兒竟也發現了！』張區長說：『傳的好快！』又對着吳鄉長說：『前天我們在二鄉石家畔，全村一百多人，口就染上了三十多個。病一來就發燒，就吐，就渾身疼，過三五天就不省人事……』吳鄉長問：『該沒有傷了人命吧？』張區長說：『不是我們趕到的早，不倒他十條八條人命才怪呢。』韓醫生日夜不停的到各家給病人治病。而今總算都過了危險期啦。』他停一下又說：『就是李樹榮家婆姨發病早，沒來得及治，死了。』李樹榮婆姨？』我丈母突然插嘴問：『就是高家溝高老末家那女子麼？才二十歲的人呀！』張區長說：『可不！』大家都靜下來，沒說下去。

稍停一會，張區長又對着媽和我丈母說：『怎麼樣呢？我們不能在這裏多耽誤。後頭羊圈溝還有幾個病人等着韓醫生去看呢。』我瞪大兩眼看着我媽，只見她抖索着從炕上爬下來向着張區長說：『好區長咧，你們好容易來啦，總要給猴娃媽看看再走呀！』區長就說：『這不是。你應該早說呀。』韓醫生下鄉來就是爲給老百姓治病的麼。』隨轉向韓醫生說：『那你快給她看看。』一邊說一邊就走到炕跟前來，急急地向韓醫生問着：『該還不要緊吧？』

韓醫生也立刻到了病人跟前，他給病人號着脈，一邊問答：『還不要緊——危險是有点危險。』』

寒裏很靜，大家都眼睜睜地朝韓醫生看着。只見他號完脈，又很快地打開包，把一個個紅的藍的小玻璃瓶瓶拿出來。

鑪門口，高金鎖拿下五塊壇上的油燈壺，擺在地上，他點着燈抽起水菸鍋來。

而今我婆姨的病早好了，什麼生活都能照樣幹。那天韓醫生給打了針，黑地她安安穩穩睡了一夜。以後韓醫生隔兩天就來看她一次。十來天工夫，她的病就好利了。同時，張區長還同着韓醫生到全村各家作了檢查，有病的都給治好了。這樣大家都信了醫生，頑固腦筋慢慢轉變了。

對於高金鎖，我們開會衆會批評了他。他接受了大家的批評，認了錯。現在他正趕着毛驢在鹽池地上來來回回歇鹽呢。

每逢我婆姨有點頭疼腦熱，或是娃娃不乖，我就假裝正經地對媽說：『怎麼樣？要不要請高金鎖來給她掃掃魂？——還是請老楊來給娃娃遷送遷送？』媽就笑着瞪我一眼說：『噯，看把你能的！我看你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件事！……』要是我丈母在跟前，我丈母也會這樣說的。

向全中國控訴

師田手

這回算明白太太的啦！咱老早解不開，反動份子派大軍佔領咱邊區的地方幹什麼！該死的，不抗日啦，來攻打咱邊區啦！

可不是，五月十三就開了一營人，駐紮在咱峪口，陳家坨，張家坨。老百姓全被強迫給他們修工事，造碉堡，家家戶戶的木板、椽子、木柴，一點也不留，全擄去了，老百姓的莊稼，草鋤不上，麥子眼看快收啦，也收不了，天天大早上就被他們叫走，到晚上太陽落了才放回來。敢說一個『不』字嗎？做不好，做的慢了，棍子、棒子、槍把子就打上來！咱邊區老百姓，多少年沒見到這個啦！誰不恨的咬牙？咱邊區的邊境，怕跟他們鬧誤會，這幾個村子不駐防軍隊，他們乘機會來佔便宜啦！咱老百姓還只當他們佔幾個村子，鬧一陣，上邊交涉一下，完事啦！眼下面是抗日嗎！那知道他們佔住就不走啦！鬧得全村子雞犬不安，老老幼幼喘得大氣都不敢出。佔領了一個多月，還不走，咱就覺着事情不好！可不是，六月二十一那天就發生大事情啦！

一大早，他們就派一連人把咱峪口村給包圍！婆姨們嚇得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，小孩全嚇得直哭！連吵帶鬧的，這窩搜到那窩，明晃晃的刺刀，這刺一下，那比一下，人們全慌了。誰知道是啥事呀！鬧了好半天，鄉長的哥哥張興發，舊村長雷接，眼下的村長張銀祥，全都被用繩子拴起來，帶到陳家坨去了。全村的人担心的太太啦，這個間那個

，那個問這個，誰都不準，張興發七十歲的老媽媽坐在磨盤上哭，一天派人出去打聽，那家都沒顧上吃飯！

「可好，晚上，人都散回家，一個個給打的路都走不穩。爲啥抓這幾個人呀？要是這幾個人一通八路軍，笑話不笑話？八路軍還外是中國軍嗎？八路是抗日的，保護咱邊區的，是和邊區老百姓一起的。一道八路一也會有罪嗎？這和日本鬼子說的豈不是一樣嗎？他們是有條的小子，日本打走，把南京救回來！八路軍是領中國抗日軍，邊區老百姓是中國抗日老百姓，他們爲什麼恨咱們呀？放着敵人佔領的那麼多，前國土不去收復，邊區兩個小村子倒看上眼啦！咱看這些東西沒有一個好種！可是，人都放回來，沒事啦，大家也算緩一口氣。那知道，第二天，更大的事情發生啦，這是誰也想不到的！」

他們天剛放亮就來啦！這是把村子緊緊的包圍起來。這個倒被家被，把鄉長的哥哥張興發和他七十多歲的老母親，二兄弟，三兄弟媳婦，不兩個小女娃，帶鄉長的婆姨，一家北口人全給帶到陳家坨去了！好幾天鄉長不在家，才沒受到災禍！張興發的婆姨病在炕上，起不來啦，算救過走。

對不對子基的人不知道怎麼好，派人去給鄉長張興發和婆姨。他家裏被翻的亂七八糟，人箱箱櫃櫃都搬個底朝天。好的衣裳被子知不少有用的東西全給拿走了！這像什麼話呀，不能當是土匪嗎？這回可得找到鄉長他本人，嚴告區政府，趕快報告八路軍，快來救救鄉長家動軍，再等不得啦，不得活啦！

這麼着，不憐憫派人到陳家坨去探聽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這一探聽，可不好，難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『你私通八路軍！』

『八路軍是邊區的軍隊，……』張興發大張着痛苦的眼睛，他氣的嘴裏直噴着吐沫

墨子。

『什麼邊區，割據！』

張興發解不開啦，爽利的回一句：

『我們老百姓的邊區！』

他們不由分說，沒頭沒腦的，把張興發打的頭破血流，打了好一會，才又問：

『有人說你給八路軍吃了飯？』

『自從你們來，八路軍來都沒來呀！』

『混蛋！說謊！狡辯！』

『你給八路軍便衣和鋤頭！』一個瘦猴猴在旁邊插嘴問。

『你們知道，我可不知道！』張興發性子是很硬的，怎麼受得了，就這麼硬硬的回

了。一句。

『你這個壞蛋！』那個團副又拍開桌子了，白白的臉都青了，『你去調八路軍，你

是個壞蛋！』

『八路軍是個軍隊，我一個老百姓，有什麼本事可以調來呢？』

『壞蛋！』

他們一槍把張興發打倒了！張興發的老母親，瘋了似的跑上來，抱住他的兒，連

聲帶喘的，跪在她下求饒，他們幾腳就把她老人家踢開，又一連幾腳踢打了三槍，把張

與發打死在地上，像死狗似的給拖走啦！一家人嗷嗷的大哭著，他們還遠遠的哭腫，二連示威的說：

「通八路，叫你們看看厲害！」

之後，又把兩個年輕的婆姨調開，一個住一座窩，不准旁的老百姓去！幾口人押了有七八天呀，那些官老爺還不是猶嫌惡呀！放出來，兩個婆姨老是紅着臉，低着頭，七十歲的老婆婆眼睛哭紅了，還是天天坐在大道上哭，張興發的婆姨見到丈夫沒回來，病更加重啦，是死是活誰知道呀！鄉長不敢回來了，一家人的日子這下子簡直過不了關。

咱邊區老百姓不是中國人嗎？他們不是中國軍隊嗎？他們怎麼幹起日本鬼子漢奸幹的專啦！八路軍是保護老百姓的，邊區老百姓犯啥罪啦！他們幹什麼，他們不想抗日啦，要來進攻邊區，來吧，八路軍和邊區老百姓是好惹的？他從娘肚子來，叫他還從娘肚子回去！不抗日，不抗日就是幫助日本鬼子，看着吧，咱邊區老百姓是好惹的？不抗日就叫他們入祖墳！他們殺了咱們的張興發，他們還要犯更大的罪呀，好，好，怕他？告訴全國老百姓吧，他們不打算抗日啦，不要統一戰綫啦，要進攻共產黨，邊區，和八路軍啦！大家夥一齊起來，齊心團結，打他們一個頭破血流，叫他們看看，咱們是不是好惹的。他們敢來，叫他們嚐嘗咱們的厲害！

魏媽媽

方紀

你問我咋到咱邊區來哩？咋，我跟你說：

俺是河南的。老兩口守着兩個孩子。大的十六了，我說的是前年，民國三十一年，在油房裏給人家做工。小孩子才十二歲。他們還有個姐姐，出嫁了。有點點抽，是牲口，還有兩間破房子，一家四口過苦日子。

前年冬裏，保長說要抽丁。說的是「長子不要，獨子不娶」。可是小兒子還小哩，人家就要俺大兒去。我說：

「大兒也還不到年紀哩！」

不到也得去，不去就得給錢！你想，我哪有钱哩？他們今天收這，明天要那，收二百四十一個名——人家都有名哩！什麼官馬費，馬乾費，操盤費，牌照稅，衛生捐，多哩，有百十來樣，我沒那開功夫替他們記。

我沒錢，只得說好話，說好話換了人家一鞭子，挨了鞭子還得重頭，重頭也不中！眼看人家從油房裏把孩子抓走了，你說，我可整哪？……哭到學小兒哭裏，請先生給俺們講個人情。先生說：

「孩子這麼小，他爹那大年結，你抱人家孩子逃走可咋算呢？」

保長沒吭氣，走了。孩子跑回家去——這孩子念過兩天書，懂事聰明。心裏早存着勁到八路軍來。他有點個同伴在這邊，他知道咱這好。

他說：

「娘，他們抓，再抓我就當入監重妻！」

我説

「可不取！哈！八路五路的，還不如一樣！」你聽着那時候就想不開，不知道咱這聲，就是捨不得孩子。『來家裏，有稀吃稀，有稠吃稠，只要跟娘活在一塊兒。』

我也知道這事沒個完。抽子一回又一回。人病都說與他相不親。真是像病的。我道：「
子是老蔣的！」反正也條不住。可是過一天都是三天呀！王直昇監禁。高門也不中。

果然不然，第二天，保長就又來了，帶着兩個保衛團，就把鳴孩子抓到局裏去啦！我這大年紀了，還怕個啥呢？反正也豁出去重了，我就跟到局裏，找局長去擺道理。

我觀

「他那點小孩子，咋能鬧槍？你就是抽下吧，他又是長子呀，長子也還沒到年紀囉。」

局總跟俺說：『到孫集訓練去嘛！你怕啥？』

說着說着就把俺孩子送到城裏當了集訓隊。我去看過他；一天兩頓稀飯，有米沒菜；吃得快的吃兩碗，吃得慢的還沒飯吃！我看咱孩子餓得那樣，心裏能不難過嗎？俺家

要也沒啥，煮了點紅薯給他送去，還紡了點線子，想變點錢，好給孩子醫補醫補。

剛進城，就聽人家說：集訓隊要開了。天呀！我丟下線子就跑，跑到集訓隊門口，

「那裏鑽，老婆子！」

「看俺兒子以！你們要把俺兒子送走了，還不讓我看看！」我一邊說着，就往裏擠，他也攔不住我，就擠進去了。

到了院裏，屋裏靜悄悄的——人家正在講道理呢！我聽見那個隊長說：

「這回要在路上開小差，抓回來就槍斃！」

「捨糖？這還行！我走到門口，可沒敢進去。站了一會兒，人們出來站隊了，我一個挨一個的瞧着，也沒看見俺孩子。後來我就站到牆格拉（角落）裏等着。看人們站下了，我就叫：『俺孩子！』」

石頭！

他轉過臉來，我認出了他孩子。

「你出來，你爹在這等你。」

他沒敢吭氣。那個隊長看了我一眼，又在那裏講了幾句啥，我也沒心去聽，一直眼巴巴的望着咱的孩子，生怕離眼就溜看不見了。後來他們散了隊，各人來拿個人的行李石頭過來了。

你咋走呢？

「咋走？」走路上再說。」

「你走了，叫俺老兩口子咋辦？」

他低着頭，扳着臉，沒吭氣。

「你可不敢走！」

還沒說完，人家就集合了。隊長一隻手提槍，一隻手拿鞭子趕：『走，走，快走！』

「硬把我的石頭抬走了……」

天下落雪，白華華的一片，一霎，身上就落了厚厚的一層，我想：

「這太冷了，孩子連雙棉鞋也沒有，怎能走道呢？凍也凍死了！」

我想回去趕夜給孩子做雙棉鞋送去，可誰知道，俺孩子走那去哩！

我一路走一路哭，先是小聲哭，後來越哭越傷心，越哭聲音越大……很多人圍着

來看我，勸我，他們說：

「別哭了，老人家。孩子做了官回來，你也有福享……」

你看，他們還想着做官呢？做夢吧！

我一路哭回家裏，見了他爹就罵：

「你說咋辦吧？孩子給人家抓走了，叫我們老兩口子咋活呀……」

他一聲也不吭，反背臉，陰沉沉的，老是坐在炕角上抽烟。小孩子也拉着俺的衣裳

流眼淚。

一整夜，誰也沒睡着，他翻個身，我也翻個身，他哼一聲，我唉一聲，一直到雞叫

。他爹爬起來，披上棉襖，拿了根棍子，跟俺說：

「石頭他娘，我看咱閨女去。」

就走了，天還下着雪。一盤天，不想吃，也不想喝，裏摸摸，外轉轉，總好像掉了

啥東西，心裏空空落落的，想着想着就又哭起來……

天黑了，雪還沒停。石頭他爹也不回來。誰知道他是看閨女了呢，還是做啥……拉

看小孩子，頂着雪到村外路頭上去等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等他爹呢，還是等石頭！

小孩子老問：

『娘、娘、哥哥多嚕回來呢？』

我聽着這話，心裏就像刀子扎！我想：這回算完啦！大兒子給人家搶走了，老漢到這黑還不回來，誰知道又咋樣了呢？……

我回去一直坐了半夜。也不脫衣裳，也不睡覺，靠在炕頭上，想一陣，哭一陣，哭一陣，想一陣。越想這日子越沒法過！

快半夜的時候，聽見街上有人走路，又聽見有人輕輕敲門。

『石頭回來了……』

這是他爹的聲音。我不知道是高興呢，還是害怕。心裏發抖，腿也發抖，開門的時候手抖得更利害！

我一看到石頭，眼淚可就出來了。沒敢吭氣，怕人家聽見了。輕輕把門門上，回到屋裏，他鋪鋪衣服都濕了，也沒個火烤，燈也不敢點，摸着黑說話。

『這咋辦哩？』

『別吭！』他爹說。『我早想好了，把石頭帶回來，給你看看，……就送他到那邊去。』

『哪邊？又把俺孩子送到哪邊去！』

『那邊，那邊就走那邊麼，你老糊塗了！』石頭子生氣了。

『那邊，八路那邊麼……』石頭悄悄的說。

他這『說』，我心裏也明白了。可就捨不得咱孩子。

「那邊還不一樣！」我說。

「一樣？可就不一樣囉！在家你能保得了？」

石頭就跟他說。八路軍咋好咋好，同伴們怎樣給他們帶信勸他。

我看他爹，他爹也看着我。我沒啥說的了。就問：

「多嚕走呢？」

「就走。」他爹說。摸摸索索地從炕洞裏摸出來個小布包，裏頭包着幾十塊錢。又

摸了一個小口袋裝上點米。

「走吧。」他對石頭說。

石頭站起來，把米背上，看了看他兄弟還睡着，就跟我說。

「娘，我走了，這可別難過。那邊不像他們這，比在家裏強。以後……家裏實在

混不下去，就往西北走，那是個好地方。」

我心裏難過，捨不得孩子。可在家也保不住呀！俺拉着孩子的手說：

「娘知道啦，你去吧。好容易，人家讓你做路就做路……可記常往家相信，不要

忘了你娘……」

說着說着，眼淚就流出來了。拉着石頭一直說到門口，又跟他爹說：

「把孩子送到了，你可就回來。」

「知道囉，回吧，雪大哩。」

我照着他爹倆在雪裏走遠了，回去躺在炕上，還是睡不着——誰知道俺孩到這邊咋

睡呢！

我合着眼想：也許到那邊是少吃沒穿的，挨打受氣，唉……我又彷彿看得吃的紅紅胖胖有吃有穿，凍不着餓不着的回來，像俺到這以後看到他那樣子……接着又聽到有人敲門，人家又來抓俺孩子了！我不醒了——天也亮了。

剛過了兩天，鎮上就來了三個保衛團，氣勢兇兇的，一脚把門踢開：

『人哩？石頭跟他爹回來！』

『沒有，』我說，我胡弄他們：『我還沒跟你們要人哩！』

他們屋裏院外，亂翻一通，連柴堆裏又翻開了。我立在一邊，又是氣，又是笑，就

罵：

『你們這是做啥呀？又不是土匪，要抄家麼……』

『抄家就抄家！』一邊說着，連我紡的一點錢子，也抄進他們口袋裏去了。

『沒人？沒大的就帶小的！』

小兒吓得直哭，扯住我的衣服亂躲亂藏。我拉着孩子，跟他們吵：

『說啥？帶小孩子？給你實說哩！大兒給你們抓走了，他爹給你們逼走了，這會又要俺小孩子，死了你的安穩心吧！要去我跟你們去，孩子不能給！』

他們就要翻俺孩子。這時來了好些人，有鄰家，有舍家，又是說，又是勸，要我包

點錢吧。我說：

『沒錢！』

衆人死屍活說包了十七塊錢，還是假的，算把他們打發走了。

快過年了，老頭還不回來，又不知道石頭到那邊到底怎樣。家裏要啥沒啥——還窮

著一斗多麥子，也沒敢吃，就那末窩窩頭、窩蛋的過了個年，連頓扁食（餃子）也沒吃上！大年初一，人家保長就娶小婆子。三里長街擺滿了桌子，又是馬，又是驢；又是鼓，又是號；保衛團掛着盒子砲；送酒的，送肉的，整豬整羊往家抬；；好威風！可這才是個保長哩！

我越看越生氣！這還不都是咱老百姓的錢？我想：

『威風吧；威風吧，看你還能威風幾天！』我正在生氣，就聽見有人叫我：

『魏大娘，魏大娘……』

我回頭一看，就是那個細條兒子的保衛團，賊眉鼠眼的瞧着我走過來。我一扭臉就往回走。

『魏大娘，魏大娘……』

他在後面跟着叫，三步兩步趕到我跟前，嘻皮笑臉的說：

『魏大娘，上回那錢沒花到頂事地方，還不中哩！還得——上面要人哩……』我知道他胡說，準是過年短下錢，想找零花。我跟他說：

『沒錢！』

『沒錢？沒錢可就要人哩！』

『沒人！』

『你說的可到乾脆！没人可——魏大娘，再包幾塊吧，再包幾塊準保沒事了……』我不理他，就往家走。他又是吓唬又是詐，鬧了半天，把我身上七塊錢包給他才算

完——你說，這還叫個啥世道？

正月初七，俺老漢回來了。白天裏沒敢進村，天黑了才摸回家。我一看可就高興囉

『送到咧？』

『送到咧！送到河那邊，見着他同學的。人家可好着哪。一去了就讓吃飯，小米子乾飯，又有菜，又有肉，吃的個美美的。吃完飯，人家就問，你是鬧槍呢，還是唸書？孩子說唸書。人家就把他送到學（校）裏，給了他一個簪洞，兩箱子一麻袋書。叫他唸好了書再去做事。』唉，可好着哩！我活了這大年紀可沒見過那號人。難怪人家都說八路軍好，待人可親熱着哩！』老漢笑嘻嘻的，一說就一大串。

我也放心了，他兄弟也高興啦，跟他爹說：

『爹，爹，長大了也把我送去。』

『去吧，去吧！』我裝着生氣的樣子說，『你們都去吧，娘也不要了！』

『娘，娘也去嘛！爹也去。』俺小兒子高興的笑了。

這幾天，剛換了個姓楊的保長，鬧的更兇。是今裏攤，明裏派，一天到晚坐在保裏要錢要糧。光是麥子就囤滿了一通五間的大瓦房，蹩的那磚牆都裂了這寬個縫！你說有多少？

這個姓楊的也找野老婆。給他野老婆買皮襖，做皮鞋，穿綢掛緞，打扮的花花少少，嘴裏噴着洋煙，一天到晚在街上胡溜開串，正事不幹。

有一天，楊保長到俺村裏來抓兵，把個老漢打死了。俗話說：『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』，村裏人氣不憤，聯了聯合就把個楊保長告了。楊保長也進了城，咱說他進城坐監

哩，可是，聽人說他在城裏又吃又喝，皮馬褂，黑眼鏡，拿着文明棍，在城裏溜來進去，沒人敢管。過了兩個月，就大模大樣的回來了，說是沒事了，打死了人沒事了！

傅老漢說：

「不中啦，世道變了。這邊沒好日子過了，往北走吧，那邊世道好……。」

可不是嘛，他說的句句是實話，可人哪，就有個想不開！常言說：『窮家難捨』，鄉歹是個出生地嘛，哪就一下子捨開吧！

到了五月，日子一天不如一天，家裏少吃沒穿，還得天天應差。吃了上頓沒下頓，東挪西借的挨一頓算一頓……指望著麥子收下來再說，可是咱那個老天爺，也怪，到五月還不下雨，秋莊稼種不上，虧了年裏雪大，麥子還長住了。可是這能頂個啥？還沒收到家裏就早沒了！捐的捐，稅的稅，再還點債，連點麥也沒剩！眼看著大毒日頭天天燒，連樹葉也快吃不上了……

老頭說：走吧！

走吧，不走等死？窮家難捨也得走呀！

……

唉，我五十多的人了，過了一輩子苦日子，可沒想到世界上還有這麼個好地方！

我來這一年多了，石頭也回咱延安了，在楊家嶺工作，還給我娶了個媳婦。小兒上學了，老頭在生產隊裏搞生產。媳婦在醫院當保姆，我跟她在這做點活——我一家老小都在這個好地方過好日子。今年冬裏，公家發給我棉褲棉襖，新被窩……你說我老輩子還能說啥呢！唉，我五十多的人了，過了一輩子苦日子，可沒想到世界上還有咱這麼個好地方……

陳家福回邊區

楊勁

「喂，是你來了，老楊，請坐，坐下說；先抽支烟，還有茶……你看你，工作這麼忙也跑來看我，你們公家人呀，待人就是這麼親熱！可不，就說的是咧，這回我從頑固軍手裏逃出來，這麼多人來幫，還把我的事編成秧歌，真太好意的過餘了。說起來，這事也還差不多，總算沒虧本，搞了他頑固軍一挺機關槍，一枝步槍，還有子彈，手榴彈……」

我在新市場刻章子刻了五年，鄉親們幫助，政府裏照顧，咱毛主席領導的好，日子可也真過美咧。和咱那個老家比起來——你知道，我是河南濟源縣人，這幾年也真給遭苦啦！誰不知道「河南四荒，水旱蝗湯」哩——「湯」就是那個湯恩伯呀，他可把咱河南人的骨髓都榨乾啦！去年又送給日本人……

我這趟回去，還不就是爲了這，咱在邊區過的日子是豐衣足食，爹娘在家裏吃的是草根樹皮！爹娘養一場，也該盡點孝吧？我就想：把他們搬來吧，到邊區來也享幾天福——怎麼？你別忙呀，我當然知道頑固軍封鎖咱邊區啦，搶東西殺人，誰不知道呢！可是，我想也許能碰出去呢！我跟一個老鄉張錫五——你也認識他？是的，就是那個賣油茶的。我們倆合計了一下，裝成賣筆墨的，說是從榆林來；還買下了兩條好烟捲，打算送給那邊卡子上的老總們，以爲買個人情也就過去了。

走六天，到了鄆縣，快要出邊區了，這時心裏可有點難受，想起邊區人民待我們的

好處，共產黨八路軍救我的恩情，真有點捨不得走了。東瞅瞅，西看看，路旁有個村子，牆上寫着『保衛縣，堅持團結』的大標語；還立着一個大牌樓，牌上貼着毛主席像，笑臉的，好像對我們說：『一路平安』。

走着走着，出了邊境，耳邊就喊了一聲：『站住！』幾個破破爛爛的兵，端着槍，刺刀對着我們。我們站住了，一溜兒過來檢查，算好，看看路條和行李，就讓我們走了。剛要過卡子，過來一個排長。

『那裏來的？』

『哈林來的。』我們說。

『檢查！』

『檢查過了，老總：』

『還要檢查！』

檢查就檢查吧。那個排長看見我們的錢，眼就紅了。『嚇，這麼多錢！』他就一支手抓住錢，一支手抓住我，帶到一個土寨子裏，把我們兩人的錢統統搜去點數。啟着啟着，把錢往桌子上一拍：

『你們走！』

我們一驚，趕緊就走，錢也顧不得要了。剛走了不過百來步遠，那個排長又提手槍把我們截回去。

『不能走！連長說的，你們的路條不對！』

不對，就給我們換一張吧，老總。』張錫五說。

『你們這些河南人，來來去去搞什麼鬼！』說着，就一推一搡的，把我們押進一間屋子裏，我們的兩萬多法幣和衣服，都被他搶得精光！

張錫五有點慌了。『怎麼辦呢？』他說。

『看他怎麼辦就怎麼辦！』我氣呼呼的說。

正說着，進來一個兵，看了看我們說：

『連長要一萬二千元。我們麼，給點鞋襪錢就行。』

我說：『少給點行不行？』

『誰還跟你們講價錢！』這句詈詈的挺兇，眼睛都瞪起來了。

『那得把路條給我們呢？』

『路條？四千元！』

我想了想；

『路條兩千，連長算八千，中罷？』

他扭身就走。臨出門，罵了二句：『不懂事的東西！』

過一會兒，來了個上士，拿着兩套破軍衣。

『穿上！』他說。『軍長點名，點過名你們再走。』

『我們又不是兵……』

『穿上！』

他走了。我們倆望了望，我沒說話，張錫五哭了。

這樣，我們就算當了兵。我編在一六五師，四九三團，一營二連三排七班。

八路軍爲人好，我是知道的。官兵平等我也懂得，談道吃穿呢，那是豐衣足食。可是在國民黨那個部隊裏，一天一斤小米，一辦秤，十三兩！一碗鹽水泡辣子麵。穿的呢？那是千冬臘月呀，上身藏不住屁股，下身蓋不到腿彎，黑夜白天，一件破棉大衣，隨你滾去！班長常常教訓我們說：『服從命令是軍人天職！官兵說屁是香的，你們不能說臭的；官兵說雞蛋是有毛的，你們不能說是光的！』

有一天，排長來了，叫我們站隊訓話：

『現在你們到團部去，見了團長都得說是「自願兵」，不說的回來重打！』

我一聽，也許是『閻王好見，小鬼難說』吧？給團長說了實話，還許會放我們走呢！

到了團部，團附來問話。我就和唐鳳紀——他也是從咱邊區出去時被抓當兵的——說是被抓來的。團附把眼一瞪，跟排長說：

『陳家福、唐鳳紀是從紅區來的，回去仔細問問，查出真情非嚴辦不可！』

一回，連長就集合全連，當場把我們每人打了四十軍棍。

『誰是自願兵？全連七、八十人，那個不是抓來的？』連長說。

有一次，團政治處主任測驗士兵思想，問我們：『當兵爲什麼？』

我和唐鳳紀、吳萬年、李茂海，都是從邊區出去被抓的，回答他說：

『我們當兵是爲了打日本！』

他立刻叫我們四個站出來，按倒地上痛打一頓！打完了還說：

『誰也不准說抗日兩個字！我們現在是包圍「偽邊區」，反共第一！』

你想想，老楊，我在邊區住了五年，啥不懂呢！『沒高山不顯平地』，這一下我更明白了。就說我那挺槍吧，嶄新的，蘇聯造『水連珠』。人家給他們可是爲了抗日用的呀，他們拿來打邊區，打共產黨！蘇聯槍，我可真愛它，天天擦，每天擦一遍；我跟槍說：『槍呀，槍呀，你這樣好，到八路軍的英雄們那裏去吧！』這時候我就盤算着帶槍逃跑的事情。可巧，這時我們由耀縣開到洛川，到了邊區的邊邊上——我天天向北望着，心裏想：『我就要回去了！』

一天下午，聽說又要換防了。我想：這回再不走可要惹事了！打定主意，當晚就走。同時又想：東西帶少了不合算，既然來一趟，就大幹一傢伙吧，再拖上它一挺輕機槍——

輪到我放哨了。我把別人的子彈偷來裝進我的子彈帶裏；又拿了一顆手榴彈。管時間的香只剩半寸了，我想：是時候了！天黑得要命，刮着風，心裏是有點怕……我輕輕的走到機槍班門口，聽了聽，都睡着哩，先邁進一隻腳去，探了探頭，氣都不敢出，心都要跳出來了。看到那挺機槍我可就鼓起勇氣了，把步槍大揹起來，看了看班長正睡在槍旁邊！我伸手去拿槍的時候，簡直全身發抖了，抖得厲害……我伸着手，又聽了一下，班長是臉朝裏，睡得像母猪一樣。我雙手拿起機槍，轉身就走，一口氣跑到碉堡的外線，把機槍往溝裏一丟，繩子拴到溝沿上，順着繩子就往下溜。機槍被刺掛住了，繩子斷了，人砸在槍上，連人帶槍一下滾到溝底了。……

我跌昏了！迷迷糊糊的躺了半天。當醒過來的時候，天快亮了，我悄悄起槍，趕緊爬出溝，一直跑到邊區地界。

咳，我可又回到邊區了。天亮了，一個老鄉把我帶到咱們邊防軍的連部。見了指導員，我說明是咋來的，把機關槍，步槍，手彈，手榴彈，都交給他——還是咱八路軍呀，對我這麼親熱，安慰我，給我做麵吃，還給了我一萬元法幣……後來把我介紹到鄜縣縣政府，又是安慰，又是招待，又給了我兩千邊幣的路費，把我送到延安。到了延安，咱市政府又請我參加文教大會，說我是熱愛邊區的好公民，又獎了一萬邊幣，還有毛巾，肥皂……。

你說，老楊，我還能說啥呢！我簡直說不出咱政府，咱軍隊對咱人民的好處！這二次呀，國民黨算是給了我個教訓，他教我更愛咱邊區了。



受苦的日字算完結了

分 店	總 店	定 價	發 行	出 版
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

豐縣大陽	浮山城內	沁源城內	陽城城內	三十元	大岳新華書店	求是新華書店
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-	-----	--------	--------

流	2421

2

242

(2)